

伐台湾檄

mp.weixin.qq.com/s



台湾者，古夷州也。孙吴之际，王化未归，元明以降，声教久闻。有司牧民，史册明载，华胄齿繁，谱牒可溯。道路未通，然有书轨之同，舟楫相望，早在率滨之内。

近世中原板荡，夷狄交侵。自倭人窃据，残害志士，摧折栋梁，奸尻阡陌相连，国人道路以目。光复未几，有民贼蒋氏，汉奸不德，窃国背盟，掩袭民军，残剥海内。我朝大举义师，顺士庶之心，问鹿台之罪，魑魅百万，三载冰消。昏朝伪署，搜刮膏脂，裹挟顽冥，割据孤岛，而来数十年矣。近更有伪逆勾结倭寇，蛊惑莠民，引狼入室，认贼作父。炎黄河山，恐付于腥膻，东南藩屏，将委于蛮夷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

人法四维，国秉三正，平章百姓，有德居之。蒋匪祸国于昔日，尸骸蔽野，血流盈川，脐灯首器不足垂炯戒于来叶，食肉寝皮无以泄人神之愤心。遗丑怙恶不悛，实繁有徒，贼虐渔民，谋害元辅，黔首九世之仇，国家百代之患。其罪一也。

夷狄有君，不如诸夏之无。茹血餐腥，本非人品，豺狼成性，取类禽兽。近世欧陆富有亿兆，五洲民无子遗。复沐猴而冠，因赃假位，伪托选举，以钳黎庶之口，妄言民主，以掩屠戮之恶。伪署倾覆鼎司，矫托符命，弃中华德政，举夷狄秽制，朋比作仇，甘为臣虏。其罪二也。

圣人治民，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。伪署废先王之教，用夷变夏，以紫变朱，塞民之耳目，灭国之天常。忠孝不存，书乐成无本之木，节义荡然，简墨如无皮之毛。岛民入豎儒之彀，久迷天数，难辨清浊，智拙于夏虫，惠不若井蛙。其罪三也。

春秋之义，贼子惧焉。顽民同吠尧之犬，文为鸩毒，行若鸩之节，玷皎皎之白，污蔑元戎，诋毁忠良。巫蛊起而汉衰，屈子沉则楚亡，奸比于秦桧，祸烈于赵高。其罪四也。

岛夷皮服，语在夏书，矢东来，方物早通。伪署祸心包藏，媚外求荣，卑躬屈膝，以膏脂易铅刀，闭关锁国，视同胞如寇仇。核食朝至，菜猪暮来，使民承岁币之劳，国蒙那拉之耻。其罪五也。

唯名与器，不可假人。伪署窃执鼎彝，数典忘祖，法帖陈于倭寮，黄钟输于瓦肆，使仙人垂泪之哀，铜驼有荆棘之叹，混随和于瓦砾之属，陷祖宗于蛮貊之群。其罪六也。

天道远，人道迩，未知生，焉知死，故明主修人事，圣人远鬼神。伪署悖道逆理，妄求天命，不念苍生，群趋左道，蕞尔孤岛，淫祠万计，穷民力以营宫观，罄资财而贿乱神。百鬼狰狞，妖氛遍地。其罪七也。

凶朝殒民，议罪则桀纣为轻，计恶则庆父为善，三皇以降，未之闻也。圣朝肇建，北鄙有警，故兵戈未加，冀其有不远而复之明，庶几减岛民涂炭之祸。然桑瑾衅魁，穷凶极逆，上达于天。公知燥口，舐痔而秽无穷，列曜蒙尘，彗扫其恶难尽。犬羊残丑，内阻海峡为固，外引夷狄为援，欲以夸槐之能，行袁术之事。义师凭汉威灵，奋唐余烈，肃行天罚，誓清妖孽。漫卷红旗，落鹰隼于九霄，乍起东风，焚鲸鯢于万里，巨浪彻地，威龙倚天。中华有偈亡之志，夷狄无同仇之心。伪署丑徒，离心离德，外寇懍懍，若崩厥角，守必伏巨鹿之诛，攻必有涇水之灭。

即日青、徐、荆、扬四州并进，剜疽痈于肘腋之间，扫胡尘于卧榻之侧，则白登之耻足雪，历下之功可著。

圣朝有容，神武慎杀，黎萌无犯秋毫，协从不咎既往，弃甲全生，倒戈有恤。恐台湾士民，为妖言所惑，坐昧反正之机，则野有漂杵之危，身逢悉来之患，子孙入左衽之群，先人成若敖之鬼，侮辱千秋，悔之无及。勿谓言之不预也！

其得叛酋蔡、赖之首者，赐爵关内侯，赏钱万万。

传檄宇内，咸使知闻。